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410
19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四一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三
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萨法尔先生

(巴林)

(副主席)

- 关于和平的科学研究工作：秘书长的报告〔24〕
-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28〕：
 - (a) 决议草案 A/L.767/Rev.1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
决议草案 A/L.766/Rev.1 和 Rev.1/Add.1〔26〕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开会

议程项目 24

关于和平的科学研究工作：秘书长的报告 (A/10199)

主席：关于这个项目，大会收到了载在第 A/10199 号文件中的秘书长报告。

我可否认为大会现决定注意载在第 A/10199 号文件中的秘书长报告？

决定如议。

主席：我们已将议程项目 24 审查完毕。

议程项目 28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a) 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达荷美、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扎伊尔和赞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 (A/L.767/Rev.1)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10368)

主席：关于这个项目的一项决议草案已以第 A/L.767/Rev.1 号文件提出。我请乌干达代表介绍这项决议草案。

基尼恩先生 (乌干达)：我要介绍第 A/L.767/Rev.1 号文件中关于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的决议草案。这个项目已成为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必有的项目。就我们非洲统一组织来说，这种经常状态是我们这两个组织深愿为达到经济发展、

人类进步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等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和携手工作的最佳表示。

由于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协调合作，我们已在非洲废除殖民制度方面成功地取得重大成果。今天，在非洲只留存着残余的殖民主义。我们衷心希望我们不久便能找到解决这个殖民问题的办法。就废除殖民制度而言，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宜应因着它们迄今取得的成果而受到赞扬。不过，它们现仍面对最大的挑战：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权的顽抗，特别是南非政权坚决拒绝从纳米比亚撤退其非法政府和放弃在南非自己境内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以，现在较以前更加需要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加强合作以便成功地促使消除荼毒非洲大陆南部的那些罪恶。

现在亦愈来愈需要两个组织的紧密合作来寻求各种方法使得我们能够共同建立造福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所以，显而易见，现在的国际局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使得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必须加强它们的共同努力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而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希望第A/L.767/Rev.1号文件中所载的不容争辩的决议草案能象过去类似的决议一样获得大会绝大多数的通过。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大会的各位代表可能已注意到今晨出席大会的非洲国家代表极少。这是由于非洲集团正就一个非常重要的非洲项目，即撒哈拉问题，举行会议之故。所以他们的缺席并非由于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没有兴趣。

在聆听我那优异而敬爱的非洲弟兄乌干达常驻代表基尼恩大使代表非洲统一组织所作的极其周到和流利的说明以后，我几乎不想说话了。不过，作为一九七六年非洲统一组织东道国的代表和作为关于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的唯一决议草案（A/L.767/Rev.1）的一个提案人以及由于我的代表团重视这个项目，我要对秘书长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略作评述并吁请一致支持我们的决议草案和提供充分执

行这项决议所需的经费。

我们大家必然乐于承认废除殖民制度方面所已取得重大进展。在本年期间，科摩罗和葡萄牙以前管理的所有非洲领土均已获得独立和国家主权。莫桑比克、安哥拉、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科摩洛的解放运动在为了它们国家和民族独立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已取得努力和决心的成果。这些人民的胜利便是整个非洲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的胜利。

许多因素，包括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所作不懈努力在内，均有助于消除那些前殖民领土中的殖民主义。当然，那些前殖民领土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贡献最大，因为他们曾作出英勇的斗争。

我的代表团乐于注意到国际社会不断协助那些新成立的国家努力重建它们的社会经济基本设施。但是国际社会必不可忽视继续在南部非洲巩固其地位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恶势力。争取独立和自决的斗争必须继续得到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的所有其他国际机关的积极支援，直到长久的殖民时代结束和把所有人民从种族主义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时为止。

今天，当我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数逾一千七百万的南部非洲人民正在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之下讨生活，而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政权却继续不顾并公开蔑视世界舆论。国际社会务须做到的最起码事情是增加对那些为自由和人权进行斗争的有关人民及那些致力于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孪生罪恶的组织的精神和物质援助。

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不只是非洲人的一个目标，它是将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化为现实的国际努力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它是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几个决议所支持的一项承诺。为此，我的代表团因两个组织间所有层级的合作不断增加而感到欣慰。关于这件事，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赞扬我们所尊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因为他对加强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曾作出卓越的

贡献。 我们代表团知道并感激他对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今年在乌干达坎帕拉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的第十二次会议期间，秘书长再次表明他对促进和平与正义及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差距的关心和兴趣。 他与各国元首和解放运动领导人的会晤肯定地有助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之间的联系。 我国代表团欢迎他和他的代表列席这些会议并希望将要举行的交换意见和非正式协商会议会继续增加两个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促进所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相互支援作用。

我仿佛已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说明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必要，那决不是因为我国代表团对于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对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势力进行最后一击的时机已到。 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我们极为重要。 所以我们欣然注意到，除其他事项外，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了一项关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合作的协定。 这项协定规定两个组织应交换关于共同利益事项的情报和文件，以观察员身份互相出席对方举行的会议以及彼此协助展开活动。

我国代表团要赞扬联合国家庭内凡曾作出种种努力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协商以便协调在非洲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教育活动的组织。 我们期望加强那些努力并加强非洲统一组织与那些组织之间的连系。

我们乐于注意到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曾促请注意非洲统一组织所设置的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援助基金。 我国代表团吁请支持这个基金和拟制向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战斗的适当无线电节目。 如果要非洲统一组织加强其各项节目以便有效传播关于仍在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桎梏下生活的非洲人民斗争的情报，则联合国必须在非洲统一组织拟制适当节目时对它提供每种可能的援助。

我已集中注意力于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所共同关切的几个主要问题。 联合国大家庭同非洲统一组织的紧密和经常合作已产生许多重要的结果，所以这种合作必须继续下去。 非洲是世界政治的一环，它对世界社会可以提供许多经验和意见。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住在一个愈来愈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其中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影响到所有国家。 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和平，但是如果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公平现象继续不减并集中于一方面的话，那便不能维持一个永久的和平。 重要的是应该尽量快速有效地把这些祸害根除。 如果我们能够合作并紧密团结来工作，则我们便有使成就落实的真正希望。 为了要达到这些崇高的目标和帮助减少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下非洲人民所受的苦难，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援和充分了解。 因此，我请求一致通过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请乌干达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基尼恩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我现在就程序问题发言，请你略微推迟对这个项目作成最后决定，因为非洲集团此刻仍在审议这一事项。

主席：大会已听到乌干达代表的请求，即将第A/L.767/Rev.1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推迟到今天较晚时候进行表决。 如无异议，我便认为大会同意这项请求。

决定如议。

议程项目26

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布隆迪、达荷美、埃及、赤道几内亚、加纳、希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菲律宾、卢旺达、索马里、多哥、乌干达、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扎伊尔所提决议草案（A/L.766/Rev.1和Add.1）

主席：我请扎伊尔代表发言，他要提出第A/L.766/Rev.1和Rev.1/Add.1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

穆图阿勒·齐坎希先生（扎伊尔）：关于这一项目，我不准备说许多话，因为它实质简单，范围广大并涉及联合国有义务加以推动的一项活动作为它负责在公平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的任务的一部分。艺术品的归还便是将属于别国的艺术品归还别国。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别国的天才人物和文化遗产。这样我们才增加它们认识并使它们又能欣赏它们的文化中的艺术真品。最为人所热心搜求的和最富人性的东西。各国都有它的遗产，那种神圣的关系把它们同它们的祖先串连起来并可用以传达它们的感情，它们的创造力、它们的关切、它们的信仰以及它们的人类观和世界观，试问一个不记得它的遗产的国家还能说它是一个国家吗？

伟大的艺术品并不只供评论家观赏。它们常常亦传达一种信息或提醒每个国家的历史。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某些交战国之间商订和约期间曾讨论与艺术品有关的条款，是不足为奇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全世界独立国家间保存和保护某些艺术珍物、历史文物和遗迹应该是措词审慎的立法主题。请看看金字塔请想想哥德式的大教堂，所有名胜古迹和世界七奇。各处的所有艺术都是其国家珍物的一部分。这个意思是说每一个民族有保持和保护其文化和艺术遗产的不可剥夺权利，尤其因为那些艺术品、历史文物和遗迹不单是供大家观赏亦不只是对过去的一种追念，而且是对我们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

我要一提连同我国在内的所谓年轻国家。它们的年轻只是因为它们新近才建国，但是它们的人民却并不是混沌初开。古代的出土文物证实这个看法，那些年轻国家出产的艺术品也证明了这一看法。

就其信息传递者的功能来说，艺术品显然远胜于文字记载。它们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使得历史深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比时常为外国人所写的历史书籍好过太多。口头的传说是某些文明的特色，尤其是我们的文明特色，但这决不就是没有文字。某些历史文物和艺术品有力地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它们并非完全无声无息，至少它们原来的含意不是如此，那含意唯有对产生它们的社

会环境有了了解和正确地认识其情况后才能弄明白。顺便说一句，难道不能将诸如电影和电视这类东西说成所谓现代文明中那种口头传说的继续吗？这些通信媒介某些人认定其为原始，毕竟不是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原始。

我上面讲的归还艺术品是关于这些艺术品在唤起每个民族认识它自己的特性和创造才能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我还要谈谈别的。归还艺术品一事不应视为拒绝合作或视为低估别的民族文化的一种努力。归还艺术品同念恋过去毫不相干。相反地，我们认为这是恢复每个国家的真正文化价值，俾能通过融汇自由吸取的外来因素对自主和真实的发展发生必要的影响或灌输新的活力。

消除舆论、法律或国家惯例中存在的对那个发展的种种障碍，或直接将艺术品归还原主，借以促进那个发展，肯定地是有助于加强对每个民族真正特性表示尊敬的一个行动，同时将有助于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关系。

大会曾以其第3187(XXVIII)号决议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发出一项呼吁，请它们将持有的从别国取来的艺术品归还原主。那项呼吁系对所有会员国而发。但是，只有极少数国家响应这一呼吁。这些国家的行动应该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但是为什么响应这项呼吁的国家会这样少呢？它们仍对这个呼吁不理或犹豫不决吗？我们觉得为了这个原因大会应重申此一呼吁。各提案国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并没有要求任何国家放弃它们自己的宝藏；而是代表被掠夺艺术品的那些国家呼吁将这些艺术品归还给它们的原主。军事占领助长了抢劫和掠夺。然而各民族间和各国间友好关系的需要使得有必要将艺术品归还它们的合法所有人。

在这一方面，也许胜过在其他任何方面，各民族各国家有机会相聚一堂共同努力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民族各国家间的关系以对于各自的事功和内在智能的考虑为其基础。

在结束我的演说以前，我乐于宣布苏丹已参加为这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我还要向大会宣布第 A/L.766/Rev.1 和 Add.1 号文件中所载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5 段已有改动，即删去：

“期待将于一九七六年年初在开罗举行的博物馆主管人、法学家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代表的会议……”

而代以

“期待将于一九七六年年初在开罗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设置的归还各国被掠夺艺术品委员会会议……”

其余保持不变。

关于这个决议草案的说明到此为止。我吁请大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因为它旨在促进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

艾哈迈德先生（埃及）：我乐于就一个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重要性的题目向大会发表演说，这个题目涉及法律的规条和概念，不论是东方或西方，世界上所有国家均承认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在此地讨论的这个项目不只与埃及、非洲和那些以其历史文明为荣的国家利害攸关，而且是一个原则问题，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制度来防止应用弱肉强食的原则，并不许任何侵略者或压迫者掠夺任何国家的遗产和文明。

我们的扎伊尔朋友倡议将题为“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议程，这一举措是正确的。这个倡议最好的地方是在潮流和时间两方面均合乎发展中国家获得它们主权、国家财富和资源诸要素的理想。同时它也关系着甚至是某些主要国家所面对的关于越界从事非法转移文化财产活动的问题。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一面要提醒大会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问题，一面要肯定指出必须保证独立须是完全独立，殖民地国家人民对于他们的一

切财产，包括艺术和文化财产在内，均得行使其主权，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亦要肯定指出应用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四条各项规定的重要性，该公约于一九五四年通过，规定缔约国应保证尊重缔约国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文化财产并禁止、防止或终止对上述财产进行任何方式的抢劫、储存、积聚、滥用或破坏。

埃及亦要肯定指出必须加速批准一九七〇年在教科文组织范畴内通过并于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效的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进口、出口和转移主权措施公约。按照这项公约，以前曾在非洲、亚洲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充当帝国主义角色以及在此期间曾掠夺有关国家人民拥有的艺术品的任何国家务必在这些国家独立以后把这种艺术品归还它们的合法所有人。

我们并应指出和记录下来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当局对于强行掠夺某些艺术、文化和阿拉伯宗教性质的历史文物已经做了些什么和现在仍在做什么。

以色列当局曾一再侵犯加巴尔托里、拉法和阿里什的教堂和基督修道院，在担任埃及正统科普特基督教近东和耶路撒冷教席主教的巴西利奥斯主教提交埃及当局的报告中对此曾有说明。他说那些行为不外为掠夺家具、钢铁十字架、圣象和书籍、圣物以及纯属阿拉伯特色的木门，象这类事件多达十四次以上。

我们能在什么样的标题下来说明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意图改变该城市的阿拉伯特性和面貌以及掠夺阿拉伯财产的种种行动呢？我们或任何人怎样才能描述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国防部长为了分割易卜拉欣清真寺和希布伦神殿并从阿拉伯所有人手里夺取这个神殿的大部分所采取的行动呢？很久以来，阿拉伯所有人是大家所公认的对这个神殿及其附近的遗迹、宗教性历史文物和世界上伟大先知的坟墓的最佳保存人。以色列当局关闭复活教堂、破坏属于耶路撒冷埃及基督教会达尔法拉基、将阿拉伯的历史文物从纳布卢斯和杰里科搬往特拉维夫的博物馆，并从库奈特拉和戈兰高地邻近的叙利亚村庄取走艺术文物、原稿和艺术品，试问我们如何能无视以色列当局在这方面的种种行动？

世界舆论通过安全理事会，大会或教科文组织已对以色列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提出指责和谴责。世界舆论将很快对于以色列一连串新的行动，特别是夺取阿拉伯人对易卜拉欣清真寺所有权的行动，表示其意见，因为后一情形就其结果和影响来说是以色列当局采取的最严重和最危险的行动之一，从政治观点来看是如此，从我们现正讨论的主题艺术品观点来看也是如此。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他的关于该组织与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有关的活动的报告——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的附件——中说，一个对于非法出口、进口和转移艺术品事项有经验的博物馆主管人和法学家的会议将在下一年早期在开罗举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已发出邀请书，愿作那个会议的东道国，它极其希望那个会议能通过一般性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并议定适当措施，以便保证将非法移往别国的艺术品归还它们的合法所有人。

埃及以它有历史悠久长达数千年的艺术品和文明为荣，它要向诚心诚意要观赏它的伟大历史遗产和财富的所有人士表示欢迎之意。事实上，管理这些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机关乐于在世界各国首都和大城市的展览会中将它们展示给外国群众观赏，以满足对那些艺术品有兴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掠夺和搬走艺术品以获利，或为了供全世界观赏而必须将这些艺术品移往别国博物馆的主意，是根据任何逻辑或法律概念来说都无法接受的。

最后，会同曾倡议将这个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议程的我们的姐妹国家扎伊尔共和国，我们提出了第A/L.766/Rev.1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借使被掠夺和搬走艺术品的所有国家有机会收回这些艺术品，并防止将来再发生这种可恶的掠夺情事，从文化和文明的观点来看，我们希望这样能保证我们的国际大家庭日益安定。此外，我们赏识教科文组织在这一方面所发生的积极作用，借此，它可以增加对文化和文明的贡献。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代表团十分重

视关于现正讨论的项目，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的各项问题。这个项目关系着苏联各民族的利益，包括白俄罗斯人民在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曾在白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劫掠白俄罗斯、俄罗斯、拉脱维亚和苏联其他许多民族的许多著名历史文物和文化文物。在各占领领土中褻渎和破坏历史文物并劫掠许多文化机关是希特勒主义者处心积虑制定的凶恶计划的一部分。希特勒主义者为了想把苏联人民变成他们的奴隶，还曾试图夺取我们各民族的文化珍物，换言之，就是要夺取代表我们各民族尊严的珍物。那个计划的目的是劫掠苏联各民族的文化宝藏，以便消灭它们的文化。

法西斯主义占领者在占领苏联领土期间曾破坏我们国家中 992 所博物馆中的 427 所。我要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调查德国占领者罪行的国家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希特勒主义者把曾经属于俄国伟大作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历史文物和文化文物加以破坏或运往德国。他们还抢劫俄国伟大作家列奥·托尔斯泰的故居。他们曾窃去彼得罗德沃尔列兹、巴甫洛夫斯克和普希金的举世闻名的数以千计的油画、伟大历史文物和其他艺术品。希特勒主义者曾掠夺基辅的艺术品。在被窃的基辅博物馆的文物中有大批俄罗斯圣象。他们曾从基辅图书馆窃走百万卷以上的书籍。此外，他们破坏了基辅美术馆。他们毁坏了所有的戏院。他们从国家图书馆窃走书籍一百五十万册。他们曾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劫掠各大学和各医学图书馆。

为了调查法西斯主义占领者占领我们国家期间所犯罪行和确定此一期间他们所造成的损失程度而设置的白俄罗斯委员会，报称，单是艺术文物的损失便值一亿六千三百四十万卢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几年中，白俄罗斯人民损失了整个国家遗产的一半有余。

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中一九四一年初有数逾 82,000 所小学和中学。这些学校的书籍、实验室和类似的学校设施被大批窃走。希特勒主义者破坏了数逾 137 个研究所及其设备。这些机关的博物馆收藏品被他们窃走。特别图书馆和档案亦遭掠夺。法西斯主义者在我们国家图书馆里破坏了十万册以上的书籍。

那便是希特勒主义占领者在占领我们的领土期间所干一连串罪行中的一部分所举的事实清楚说明我们国家的人民因法西斯主义者掠夺文化珍物而遭受巨大损失。

按照一般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盗窃运往德国的艺术品和文化珍物归还我们各国。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引述经十八个国家签署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的伦敦宣言：

“凡是被占领国家领土中或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中任何性质的文物或艺术品的转移或销售，或占领领土中个人，包括司法人员在内，所持有的文物和艺术品的任何移转或销售，可以宣布其无效，不论此种财产的转移方式为何，即令其为一种诚实无欺的转移亦属无效”。

我们认定那个宣言在今天还是有效，各国应恪遵其各项规定。我们必须再次提到它，因为人类现在正要庆祝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三十周年纪念日。

我们还要支持一项要求，即应将艺术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一些国家，主要是受殖民统治之害的那些国家。许多年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不但使亚非拉各国人民蒙受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还窃走那些国家的文化珍物。在殖民统治期间，许多的艺术品、历史文物和其他文物曾被非法地从那些国家运往进行殖民统治的大国。现在，殖民帝国时代已成过去。但是殖民主义的伤痕还没有完全消失。

在我们对走向独立的那国家作出全力支援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些国家重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收回它们的文化珍物。因此，我们支持正当要求，即将窃走的艺术品和文化珍物归还给以前的殖民主义国家中的合法所有人。换言之，即将窃走的这些艺术品归还给失窃的那些国家。

自从一九七三年将这个�项目首次在联合国提出以来，差不多已有三年之久。但是，根据 A/10224 号文件中所载的秘书长报告，此事迄今一无所成。该报告指出某些国家对于归还它们盗窃得来的艺术品一事置若罔闻。此外，该报告载有资料，大意谓属于叙利亚人民，有着很大价值的艺术品，例如历史文物和建筑文物，现已为以色列占领者所破坏或掠夺。以色列占领当局对库奈特拉、拉菲德和戈兰高地的文化珍物犯了罪恶的行径。

在秘书长的报告中，我们还看到关于教科文组织对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一事作出贡献的资料。我们认为，为了加强和平与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起见，应继续为那个目的而努力。

关于此事，我们必须强调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结果的国际重要性。在那个会议的最后文件中可以看到关于在文化领域中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的许多规定。

最后，我要说，根据以上所述，我国代表团将支持第 A/L.766/Rev.1 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希腊是A/L.766/Rev.1号文件所载标题为《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的决议草案提案国。

去年，本国代表团曾对这个重要项目作了详细声明，因此，我认为不必要再多说话来浪费大会的时间，我只是想简短地说几句。把艺术品归还原有国家，实在说，停止任何国家利用任何借口从事不道德的行径，从任何其他国家搬走艺术品，是十分迫切需要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艺术品是一国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是同我们用现代术语所说的“一国的文化认同”有关。我们都知道，这对所有国家，尤其是新兴的小国家，是多么重要。

第二，艺术品和历史文物是环境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把它认作是国家环境或世界环境。因此，搬掉艺术品和历史文物是冒犯这个概念的行为，今日，我们似乎都承认甚至都珍爱这个概念，至少在口头上如此。

第三，在各国和各种文化里，艺术品和历史文物是艺术创作灵感的根据。谁没有听到象卢弗尔那样的宏伟瑰丽的博物馆和画廊，对一代一代艺术家所发生的极大影响。被夺去了这个灵感泉源的国家，实在是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的。

第四，旅游和艺术交流，在今日世界，是极大物质利润的部分来源。使最需要这种利润来源的国家不能得到它，是不公平的。

对于决议草案的各段，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先前的发言者已经说过了。可是，我仍然想强调该草案执行部分的第二段，其中述及大会：

“承认由于统治或占领外国领土而通过特殊索取或用其他借口而取得此种珍贵文物的国家在这方面负有特别义务。”

我想这是不解自明的了。

我希望这个决议草案会获得大家一致的支持，我们还相信它不会被束之高阁的。

切莱基先生（波兰）：在各国友谊关系和相互了解的增进，及文化领域内的合作二者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在这方面，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介绍了——我毫不犹豫地这么说——一种新的想法和看法。我回想到波兰同另外几个国家发动了关于保存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价值的第3148(XXVIII)号决议。该决议规定了关于保存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价值的基本条例。该决议制定了一个发展各国和全人类目前和未来文化遗产的正式联合国机构。每一国家的文化遗产是它自己的认同的要素之一。任何一国的发展及国家生活的现阶段和过去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不同的文化特征的保存，我们知道常常是被忽视的，已经变成人类的严重问题。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期间，我们将有机会审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把一个标题为《保存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价值》的特殊项目列入议程。

在同一道路上的第二个里程碑，（这个道路的终点就是在全面发展方面更好地利用文化影响），也是同标题为《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的大会第3187(XXVIII)号决议有关。A/10224号文件所载的报告，即是秘书长向我们提出的关于该项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个报告和扎伊尔代表提出决议草案时所说的话，再次证实了我们仍停留在这件事的开端。这个争论的问题我们对它也有兴趣。大家都知道，我也不必详细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文化遭受到特别严重和不可弥补的损失。纳粹占领军特别无情地抢劫了数代波兰人创造的文化珍品并把它们送至第三帝国。希特勒纳粹分子在占领区内故意地破坏了许多其他象征波兰的文物。我们已收回了一些艺术品，但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没有查出来，只好仍认为它们是遗失的了。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八届会议通过的第3428号决议，邀请各会员国批准《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进口出口和转移主权措施公约》。迄今为止，已经批准和接受该公约的尚不到25个国家。此所以波兰代表团认为，应尽可能促请其他国家批准这个公约。

同时我们希望，研究适用在归还方面的原则的开罗专家会议，能够制订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波兰已经准备参加那个会议。本国代表团认为，该会议的最后结果应该是一个向第十九届教科文组织大会提出的公约草案。

费拉吓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很踊跃地响应扎伊尔和埃及的极有力的呼吁，因为同以前别的受殖民统治的国家一样，在我国即将独立的时候，它的艺术和文化遗产及国家档案都遭遇到抢劫，并迅速地、有系统地被运至国外。

我国一贯地为地中海（许多文明间的联系）各国人民间更紧密的关系而工作，它完全支持扎伊尔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事实上，恢复自然资源和恢复文化特性，及保证发展中国家完全独立的民族认同，是分不开的。新近独立的国家在不断寻求它们的过去时，需要在历史上记录——在用鲜血记录以后——被非法运走的物质财富的历史价值和辨识，使它们和别国能平等互尊地共同生活。

今天，大学，研究员和历史学家仍然在等待被非法运走的财富的归还。这就是本国参与旨在保证大部分文化、历史和艺术遗产得以归还的种种活动和工作的理由。这个呼吁针对的国家，必须认为这种行动是邀请对话的开始，这个对话将促进各国间文化上的合作，并通过它，促进各国人民互相了解以致力于和平事业。

主席：我向大会宣布，下列各国已增列为 A/L.766/Rev.1 和 Add.2 号文件中所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刚果、塞浦路斯、约旦、毛里求斯、苏丹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我还要提醒大会，扎伊尔代表在提出该决议草案时，对其执行部分第5段所作的改动。现在，第5段全文如下：

“期待将于一九七六年年年初在开罗举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设立的归还各国被掠夺艺术品委员会会议……”

我们现在要决定 A/L.766/Rev.1 和 Add.1 文件所载，经口头修正后的决议草案。

修正后的决议草案，以 96 票对零票，16 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3191 (XXX) 号决议）。

主席：我现在请要解释他们的投票理由的代表说话。

隆盖斯泰先生（比利时）：我要请大会回忆，比利时政府已经向扎伊尔共和国政府宣布，它愿意归还原属扎伊尔的艺术品，使该国能完成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这件事仍在两国政府间的会谈中讨论，因此，本国代表团必须在表决该决议草案时弃权，其唯一目的是为了不妨碍这些会谈的结果。

泰尔曼先生（挪威）：挪威政府对A/L.766/Rev.1号文件所载关于归还各国被掠夺艺术品的决议草案提案国所采取的主动，基本上是同情的。我们对于那些被夺去了的艺术品构成它们国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的国家也感觉真诚地同情和了解。

可是，本国代表团认为，大会刚通过的决议中所处理的各项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应先由这个领域中的专家作极详尽的初步考虑。我特别指执行部分第6段，和执行这一段可能引起的各种问题。

本国代表团相信，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应是进一步审议这个重要项目的最适当机构。在这方面，本国代表团欢迎执行部分第5段提到明年年初在开罗举行专家会议。

马洛伊先生（爱尔兰）：爱尔兰代表团对于促使向大会提出A/L.766/Rev.1文件所载关于归还各国被掠夺艺术品的决议草案的考虑，表示同情。我们同情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国家。

可是，我愿重复一九七三年爱尔兰常驻代表在解释对一项类似的决议草案的投票理由时所发表的意见。爱尔兰当局那时和现在都认为，教科文组织近年来对于该问题进行的详尽工作，使它特别适宜处理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愿意看到这个问题将来在教科文组织的论坛中讨论，不要在大会讨论它。因此，我国代表团对于A/L.766/Rev.1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弃权。

里希特女士（阿根廷）：在投票时，阿根廷代表团未出席会议，如果出席，它会对该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霍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本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我们大家有共同阻止非法转让艺

术品的责任的概念。这并不是我们的新立场。美国总统在一九七二年说，我们痛惜“国家艺术珍品非法移动”。我们还承认，利用别国的弱小无助而进行这种非法活动是特别可憎的。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国际社会处理这个问题的尽责的努力。我们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这些行动除其他事项外包括：

第一，同墨西哥订立条约，保证在恢复和归还考古，历史和文化财产上合作；

第二，我们投票支持教科文组织的《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进口出口和转移主权措施公约》；

第三，美国参议院认可上述的教科文组织公约。我们坚决支持请其他各国政府成为该公约的当事国。

第四，向国会两院提议，制定法律实施该项公约全文。

第五，通过第92-587号公法，其第二编管制哥伦比亚时期以前的巨大雕刻或建筑雕刻或壁画的输入。

此外，按照美国法律制度，任何外国政府和个人，为了恢复他们被偷窃的而在美国境内找出的财产，可以向美国法庭起诉。这不是抽象的或纯理论的可能性。危地马拉政府在我们法庭上获得的圆满结果，就是一例。

我详细地说了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一领域中所作的努力，以使人不要怀疑我们的目标是同A/L.766/Rev.1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提案国的目标相一致的。因此，我们极为遗憾，对这项措词不明确的决议草案无法投票赞成。我提出的一个批评是：不明确的辞句使人认为，盗贼和合法购买者被同样看待。

在离开这项决议的时候，我国政府提议，我们都应吸取教科文组织的广博经验和专门知识，并同教科文组织的努力打成一片。最后，我们愿记录上载明我们向各国政府有力建议，通过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并按照公约规定，归还文化财产。

主席：大会听取了解释投票的最后发言者。

在我请愿行使答辩权的代表们说话以前，我要提醒各位，大会第二三五三次会

议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声明，不得超过十分钟。

多龙先生（以色列）：在讨论一个具体项目时，最好就处理那个项目，而不要牵连同讨论主题毫无关系的事项。可是，不幸地，有些代表团不管讨论的是什么事，总是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作反对以色列的恶毒宣传。

那种作法无疑会浪费大会的时间，其实例有埃及和白俄罗斯代表今天对于议程项目 26 所作的声明。议程项目 26 是基于第 3187 (XXVIII) 号决议，其标题为《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埃及和白俄罗斯代表漠视那个决议的具体性格和主题，劲头十足地再次利用这个它们认为是极好的机会来诽谤以色列。

埃及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是一种宣传手段，利用重复的曲解和伪造，来转移对某些阿拉伯国家应受指摘的国际行为的注意。白俄罗斯代表跟着做，重复对我国的荒谬可笑的诽谤。

我坚决驳斥埃及和白俄罗斯代表今天早晨所作的每一个虚伪恶毒的指控。埃及代表居然厚着脸皮恶毒指控我国关于耶路撒冷的情况。显然地，他希望大会忘记阿拉伯军队曾经大规模抢劫、毁坏、褻渎和掠夺犹太文物和艺术品，特别是约旦军队，在约旦 19 年（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的暴政期间内，在耶路撒冷旧城所干的事。

现在让我提出一些事实来证明。

旧城犹太区原有 35 个古老的犹太教堂，现在仅存一个，其余全被毁了。这些犹太教堂，包括古时负有盛名的霍尔瓦法堂，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抢劫无余，只剩下一个空架子，随后被用作马房，鸡栏，或公共厕所。成千成万块墓碑从橄榄山上犹太人的公墓里拆卸下来，当作铺路石和建筑材料。这个公墓是古老的，应受尊敬的。可是在建造一条通过公墓的道路时，里面的坟墓都被挖出，打开，致使尸骨四散。旧城里的许多研究犹太教的学校，包括波拉特·优素福神学院和埃茨·海伊姆神学院在内，都已被毁坏。当时，我们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先生，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那时正是世人所称的六日之战以后不久，向联合国说话时声

称，

“这不是最近战争的结果。这是过去20年中约旦当局采取的政策的结果。”一九四八年夺取旧城的约旦军队司令官，阿卜杜拉·塔尔，在他的回忆录——一九五九年出版于开罗——里证实了这一点。他在描写约旦军队占领旧城时说：“有计划的破坏行动已经开始了。”在约旦统治耶路撒冷的期间内，这种有计划的破坏是持续不断的。譬如，约旦《巴勒斯坦日报》曾在一九六六年报导：

“耶路撒冷旧城里值得纪念的老式房屋已被毁坏，由新式房屋替代。商业竞争已经到达过去连建筑都在被禁之列的橄榄山了。”

可是，全世界未发一言。

对于其他民族和宗教的文化价值和产品的尊敬，包括教堂和清真寺在内，以色列不亚于任何人。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内对我国所作的种种指控，全是令人不可相信的，厚颜无耻的行为；它们只是最令人讨厌的捏造而已。埃及代表团和其他同类的代表团，利用每一个场合，对我国作毫无根据的指控，这对于大会的工作，并未有任何建设性的贡献。

显然地，这些代表团并不是真正对那个目标有兴趣，而是坚决地对以色列进行宣传战。不管讨论的是归还艺术品或是其他问题，这些代表们就滥用时机，喷出他们那恶毒的反以色列的宣传。看上去这些政府和代表团已经被这种想法迷住了。

甘莫先生（约旦）：以色列代表提到我国，大施攻击，虽然他和国际社会都知道，直到现在，以色列每天在占领领土内阿拉伯的神圣场所里所干的坏事。以色列屡次抢劫教堂，是国际社会知道的。大会几分钟前通过的决议也可以适用于以色列。它把希布伦的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分成两部分，然后从阿拉伯所有人手中，夺取其中较大的一部分，这是侵犯一九五四年海牙公约的行为。以色列持续地意图改变事实，也是大会所熟知的。

约旦坚持保存神圣的历史文物，以反抗以色列占领军的残暴。

这种捏造和破坏只在以色列占领期间发生。纳布卢斯和杰里科的阿拉伯文物

之被搬运至特拉维夫博物馆；抢劫库奈特拉和叙利亚村庄的艺术品和原稿等情事，都是整个国际社会所熟知的。世界舆论已经在安全理事会，大会和教科文组织谴责以色列之企图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因此，以色列代表没有理由站起来，向知道真象的大会捏造种种事实。

艾哈迈德先生（埃及）：由于刚才发生的事，我不得不多花费一些大会的时间以行使答辩权。以色列代表质问，我们所说的关于以色列褻渎和掠夺艺术品的话，是否与讨论的项目有关。我想我用不着提醒大会，现在讨论的项目正是我们提请大会注意的，即《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我们提请大会注意的正是以色列占领当局掠夺艺术品的案件。还有什么比在《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的项目下提请大会注意这事件更恰当呢？我们就是这些被掠夺的国家。我提请大会注意的事件是在强迫情况下的掠夺事件——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强迫情况下。不可能在一个更恰当的项目下或在一个更恰当的时候提出这事件了。

当以色列代表有理由向大会说话时，他常常诋毁阿拉伯人无时无刻不再进行反以色列宣传的事实。为什么？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所干的许多坏事，使我们应当在每一可能时刻促请世界注意这些坏事。我需要请他和大会注意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曾数十次谴责以色列抗命，挑战和犯罪等等的事例吗？我需要提醒他，我们必需同一个屡次违背国际社会命令，至今仍占领着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军进行舌战吗？我需要提醒他，这支占领军公然违抗全世界，蔑视联合国，反对出席大会各国的意愿而继续其非法占领的罪行吗？难道我们无权至少到大会来控诉这种违抗，控诉蛮横的以色列占领军的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吗？

他说，我们所说的关于以色列的话全是诽谤。现在让我给大会几个实例，证明这些不是诽谤。我愿意给很多以色列利用其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窃取和掠夺艺术品的实例。在此地，我想只给几个罪大恶极的例子以提醒大会就够了：全盘改变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城的性质，拆毁了一个具有1,000年以上历史的古老高贵的城市——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城——实际上，这等于是拆毁了艺术品中的一个珠

宝，毁坏了所有这些，为的是兴建一个新的，现代化的，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把整个具有阿拉伯性质的城市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丑恶的，具有以色列性质的城市——那是在违背许多要以色列停止这种改变耶路撒冷城性质的决议的情况下进行的。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和圣殿的情况如何呢？阿拉伯人拥有这个清真寺已1,300年，现在把它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去，而把最重要的一部分给以色列人。戈兰高地的库奈特拉事例，你们又怎么说呢？

西奈半岛主教的控诉如何呢？他请埃及政府注意，以色列当局亵渎和掠夺科普特基督教艺术品的行为，前后共有15次之多。我现在给大会举一个例。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以色列武装士兵攻击苏丹的科普特寺院。当天晚上，士兵占领了苏丹寺院后，正当全体科普特基督教徒在做礼拜时，以色列士兵突然闯入女修道院里抢走了许多东西。该院主教向耶路撒冷以色列当局报告此事，以色列耶路撒冷高等法院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第109-70号决定中，谴责以色列士兵所犯的罪行，并要他们归还从科普特基督教女修道院里抢劫的东西。可是，直到现在，并未有此种行动，而抢走的东西，尽管有以色列法院的裁决，也并未归还。象这样的案件很多，我们无须拿细节来打扰大会。

他骂我到此地来向大会控诉是厚颜无耻，可是大会正是这些在非法占领下的国家可以控诉这种非法行为的正当机构。这是我们这么做的正当地方，现在也是正当时候。他骂我厚颜无耻，反而指责阿拉伯人掠夺以色列的宗教艺术品，据说在一九六七和一九四八年毁坏了犹太教堂。如果那是真的，我还用问是谁掠夺了一个国家的整个领土？是谁不许全体居民——住在巴勒斯坦的人民——使用他们的领土和他们的家园呢？这个掠夺者居然厚着脸皮到此地来，指责阿拉伯人拿走以色列抢劫者的东西。

犹太教堂在战争中毁坏了？是的。但是，是谁发动了那个战争？是阿拉伯人跑到欧洲去攻击住在那里的以色列人吗？我们要同任何人战争或冲突吗？我们不是和平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干我们自己的事，而别人从海外，从世界各地，拿着

刀剑，烈火来毁坏掠夺我们的国土，并把全体居民驱逐出境吗？

他指责阿拉伯人利用每一个时机，从事反以色列的宣传战。是的。除此以外，我们能做些什么？阿拉伯人敌不过以色列人的猛烈炮火。除了使用宣传战，还能做些什么？而以色列人却是真正地进行反阿拉伯人的战争。以色列人占领我们的土地，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和指令。当事者一方是真正地从事反阿拉伯人的战争和非法占领，而他却指责阿拉伯人从事反对侵略者，占领者，挑战者和对抗联合国者的宣传战，一种口舌之战。这两者之间，我们应责备谁呢？我们应责备真正进行战争，侵略，非法占领的人呢还是到联合国来寻求正义和赔偿的牺牲者呢？真的，这是一个宣传战。

多龙先生（以色列）：约旦代表重复他以前说过的无耻谎言，并不能改变事实。关于约旦在耶路撒冷旧城所犯的文化罪行，我手中的照片即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有些照片表示古时犹太人墓碑被用来铺一条通到约旦军用公共厕所的小路。还有些照片表示古犹太教堂被约旦毁坏以前和毁坏以后的情形；那是在一九六七年战争后毁坏的，不是在炽热的战争火焰中毁坏的。

至于今日埃及代表的第二次发言，我不但质问其中某些声明是否与本项目有关，而且我否认，拒绝并驳斥他声称在议程项目 26 之下对我国所作的每一个控诉。

埃及代表现在提到所谓耶路撒冷的特征的改变。这是属于归还艺术品项目范围内的事项吗？——这是指从一国搬运至另一国，而现在理应归还拥用国的具体的艺术品吗？我以前曾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埃及代表所谓的实例无非是恶意的捏造而已。但是，如果有一两件个人的擅自行动，埃及代表不是说过，我们的法院已经谴责此种行动了。这和一国政府故意破坏和亵渎耶路撒冷犹太文化建筑和文物的政策有多大的不同呀！

埃及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所说的许多话，都与这个项目和问题无关，事实上，他承认，他刚才所作的是在继续从事对我们的宣传战。

提到侵略，谁都知道事实真相，即自一九四八年以来，以色列是持续的，无休

止的阿拉伯侵略的牺牲者。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本国代表团所作的声明中,叙述了众所周知的各项事实。不管以色列代表高兴与否,这些事实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终究是事实。

同时,我们强调,本国在将来,如同过去一样,会一贯地支持遭受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

尽管以色列代表在这个讲台上说过两次话,事实终究是事实,言语终究是言语,他不能使任何人相信他的话。

东方有一句名言:你可以把“蜜”字念许多遍,但是,你不会真正尝到甜味。不管以色列代表要我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不会成功的。

多龙先生(以色列):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刚才作了政策性的发言。那是他的权利,但与我所说的话无关。

至于他所说的事实,那些并不是事实,而是捏造。他让我想到,有人提到某事,但此事到底是什么,他却茫然。有一句非常中肯的俄国格言,我很喜欢它,也许他愿意收在他的格言集成中。这句格言是这样的:“他听到钟声响,但不知那声音从何处来。”

主席:议程项目26的审议,于此结束。

下午一时十五分休会